

《红高粱》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。整个小说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。因此，赞美生命是该书的主题。“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，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，赞美生命的自由、舒展。

《红高粱》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，也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寻根。相反，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，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，是一种人格理想，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，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，《红高粱》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，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、无拘无束、坦坦荡荡的生命观。因此，摆在读者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，而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想。这种理想就是在那具有“太阳崇拜”的神话中。《红高粱》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书籍，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。故事的超常特点决定了叙事的非现实性，故事的地点也被淡化。在《红高粱》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——村落。《红高粱》的所有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热烈、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。

与以往的探索小说不同，《红高粱》虽然也承载了作者对生命主题的意念，但并不是完全像《黄土地》等探索淡化情节，靠纯粹的语言的震撼力来直接表达导演的意念。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是从实处入手，从规定情境下的具体人物性格入手，编织一个完整、美妙动人的故事框架，从而使意念通过故事的曲折、人物的行为、动作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。在此，作者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方法来达到这两者的完美结合的呢？

首先，《红高粱》自身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，但这条叙事线大部分由文字感受来完成。《红高粱》一开始，就传来了“我”的叙述：“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，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。”这是一个以现在时进行回述的读点，这个“我”在此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。由于他没有在故事中出现，按理是一个客观的叙述者，但他又是故事中人物的后代，这又使得他具有某种参与意识，从而又具有被叙述的意义。因此，这个读点是非常奇特而又新颖的，它使作者在处理《红高粱》时有了一种游刃有余的读点参照，非常自由而又具有全知性。同时，他的叙述的特点把故事拉远，又具有历史的间离效果。在此读者基础上，《红高粱》在这开场中道明了故事的虚构性。“日子久了，有人信，也有人不信。”从而非常自如地把故事纳入非现实的时空之中。

《红高粱》中的人物关系、周围环境、时间转换等几个主要情节转折点，几乎都是读者感受的。如我奶奶与麻风掌柜李大头的关系，高粱地的“鬼气”，新婚三天新娘回老家的规矩，李大头被杀，秃三炮绑走我奶奶的过程，罗汉大爷的出走，日本人的出场等。《红高粱》还承担了一种“预叙”的功能，如抬轿出发时就告诉读者，轿把式将成为我爷爷，这就增设了读者的“期待读欲”，使故事的进展更富有张力。《红高粱》的空间与文字上也就能尽情挥洒，将大部分的文字用在表现颠轿、劫道、野合、敬酒神、日全食上，让意念承附在具体的画面上，依附于一个个具有强烈生命象征意味的仪式之中，从而达到虚实相生的艺术境地。它“缝合”了过去与现在、意念与故事。

其次，当我们面对《红高粱》时，就会感知到《红高粱》都被那辉煌的红色所浸透。红色是太阳、血、高粱酒的色彩。在这里，《红高粱》对色彩的运用是高度风格化的。开头就是年轻漂亮、灵气逼人的我奶奶那张充满生命的红润的脸，接着就是占满银幕的红盖头，那顶热烈饱满的红轿子，野合时那在狂舞的高粱秆上

闪烁的阳光，似红雨般的红高粱酒，血淋淋人肉，一直到那日全食后天地通红的世界……，整部影片都被红色笼罩。作者对这种基调的选择几乎完全剥夺了我们对《红高粱》情节的关注，而进入一种对一个特定的造型空间的纯粹情绪性体验了。这是一种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。这不是一个完全现实时空的再现，而是我们内在生命力的精神外化。《红高粱》结束在那神秘的日全食中，红色的扩张力获得了一种凝固的近乎永恒的沉寂效果。黑红色的高粱舒展流动充满了整个《红高粱》空间，极为辉煌、华丽、壮美。

第三，《红高粱》的空间环境与造型描写，都在努力寻求一种色彩的单纯化和空间的神秘与阔大。一切琐细的对比协调和过渡都被抛开，造成一种崇高神圣和神秘生命的生存空间。《红高粱》主要是两个空间环境：高粱地和酿酒作坊，酿酒作坊体现出生命的远古意识，如风雨剥蚀、似古堡般的十八里坡的圆形门洞。而那片自生自灭的高粱地，则透着生命的神圣。当《红高粱》上描写高粱地时，它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自然生命符号群，舒展、盛大、坚强、热烈、宽厚。《红高粱》三次对高粱的渲染都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生命的整一性。当我奶奶泪水满面、仰天躺在我爷爷踩踏出来的圣坛上时，《红高粱》上一连出现了四个叠化的狂舞的高潮。在这里，高粱地是生命诞生的见证。而在日本人强迫百姓踩踏高粱的中，又感到生命被摧残的震撼。《红高粱》结尾，我爷爷与我爹泥塑般立于血红的阳光里，面对那高速流动的高粱的镜头，我们内心唤起的是一种对生命的自信和对热烈悲壮的生命礼赞。

当然，《红高粱》在思想内涵和意蕴指向上也还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，

回答人的补充 2009-12-06 07:24

在《红高粱》中设有两条平行的线索，”过去式”写爷爷和奶奶的爱情故事；”现在式”写爷爷背着父亲正在进行着的一场伏击战。这两条线时隔几十年，交叉进行，且均属于过去，与现在无关。但令人无不惊诧的是，莫言何以能把他还未经历过的抗日战争写的那样波澜壮阔，有声有色；他何以具有如此丰富瑰丽的想象力；他的文字何能如此无拘无束舒卷自如；他怎么就能把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写的饱满酣淋漓尽致震撼人心。显然，莫言在小说中的历史描述别具一格。

莫言曾被归为”寻根”一派，那么莫言在自己的故乡山东高密寻到了自己的根。对于莫言来说，高密是一个悖论，简单说来它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又最丑陋，最超脱又最世俗，最圣洁又最龌龊，最英雄好汉又最王八蛋，最能喝酒又最能爱的地方。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，莫言竖立起了一个复杂的形象——爷爷（我们甚至可以忘掉他的名字），他是一个劳动者，一个杀人犯通奸犯，一个土匪，而他又是个抗日英雄。如此这样一个形象，完全不同于文革文学当中平板的格式化的英雄形象，而集美丑善恶于一身，为当代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。作品中的奶奶也是极端反传统的。作为一个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，奶奶反叛了传统的价值道德观念。当被父母为换取一头骡子而许配给麻风病人单扁郎时，她勇敢的选择了与爷爷通奸，以此来进行反抗。而奶奶临死的独白正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概括：

“天，你认为我有罪吗？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，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，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。什么叫贞洁？什么叫正道？什么叫善良？什么是邪恶？你一直没有告诉我，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，我爱幸福，我爱力量，我爱美，我的身体是我的，我为自己做主，我不怕罪，不怕罚，我不怕进你十八层地狱。我该做的都做了，该干的都干了，我什么都不怕。”

可见，莫言的历史小说推翻了传统抗战小说创作中的二元对立模式，重构了历史，

模糊了过去和历史,死亡和生存,以及善与恶,好与坏的界限.正因为如此,他的笔下才有如此丰满而复杂的人物形象.

不仅如此,<红高粱>里还在浓浓的乡愁里洋溢着对父辈们的深深的崇拜:

“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,几十年如一日.他们杀人越货,精忠报国,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,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拙,在进步的同时,我真切的感到种的退化”

在莫言的心里,爷爷(父辈)充满了让人着迷的男性的力与美.爷爷是一个桥夫,但却胆敢为了奶奶,为了一段”奸情”去杀人;他本是个农民,却为反抗日寇而成为”余司令”.奶奶本是一女子,却也感爱感恨,深明大义,具有男子汉的气魄.就连当时年仅十多岁的父亲,也是一个敢拿起勃郎宁就射的小英雄.这就是神秘的高粱地生活过的人们,他们代表着一种健康的精神-----而那片”高密辉煌””凄凉可人””爱情激荡”的红高粱,就是莫言要寻找的故乡,要寻找的精神家园吧.